

【一般论文】

段玉裁学术源流初探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Academic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of  
Duan Yucai

张倩倩\*、徐威雄\*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Zhang Qianqian, Ser Wue Hiong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Malaysia  
Email: [ZQObgyx@163.com](mailto:ZQObgyx@163.com); [wuehiong@upm.edu.my](mailto:wuehiong@upm.edu.my)

**Published online:** 28 DECEMBER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Zhang, Q., & Ser, W. H. (2023). 段玉裁学术源流初探: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Academic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of Duan Yucai.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4(2), 1–23.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4.2.1.202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4.2.2.2023>

摘要

段玉裁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考据学家，学识广博，著述丰富，其代表作《说文解字注》享誉学界。段玉裁家族重德好学，师承戴震，继承和发展了考据学风，在实践、理论方面都有诸多建树；与王念孙、钱大昕等学者交往甚密，常互相讨论切磋；段玉裁还关爱后辈，培养、启发了很多学术新人。对段玉裁学术源流的整理分析之重要性显而易见，本文以人物为点，以时间为线，主要梳理、剖析段玉裁学术生涯中与之家中长辈、师、友及后辈的学术往来，借此展现段玉裁学术源流之面。

**关键词：**段玉裁、乾嘉时期、学术交往、师承、后辈

---

\*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高级讲师

### Abstract

Duan Yucai was renowned philologist and scholar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He possessed extensive knowledge and authored numerous works, with his masterpiece *Shuo Wen Jie Zi Zhu* gaining great recogni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Duan Yucai's family tradition is virtuous and studious, and he learned from Dai Zhe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tradition of philological research,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in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He had close interactions and discussions with scholars such as Wang Niansun and Qian Daxin. Duan Yucai also actively supported and inspired younger academics, nurturing their talents. The importance of analyzing and documenting the acade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Duan Yucai and his teachers, colleagues, and disciples is evid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dividuals as focal points and traces Duan Yucai's academic career through a chronological perspective, primarily examining his scholarly exchanges with his mentors, peers and successors, thus revealing the academic lineage of Duan Yucai.

**Keywords:** Duan Yucai,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academic communication, Teacher-inherited , inferiors

段玉裁，一代经学大师，一生执政为学，很难想象这位学者型官员在清廉为官、政务缠身的同时，还要抽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搜集、考证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完成一部又一部大作。段玉裁著有《六书音均表》、《周礼汉读考》、《古文尚书撰异》、《说文解字注》等三十余部，共七百余卷，其内容涵盖了文字、校勘、训诂等多方面。清朝学者王念孙曾盛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盖千百年来无此作也”<sup>1</sup>。《清经解》收录段玉裁经学著述共一百一十五卷，无论种类或数量，都居时人前列。后人更是将乾嘉时期的“小学”称为“段王之学”。段玉裁的学术成果之丰硕、学术影响之深远吸引着我们去梳理研究他的学术源流。据记载，与段玉裁一生有所交集的人物就有一百七十多位，有师、有友、有学生，其中多数人对段玉裁的生活、学术都助益非常。老师的谆谆教诲、提携关怀，朋友的诤言劝告、倾囊相助，后辈的肯定认可、直言不讳都促成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段玉裁。因限于篇幅，故本文细择段玉裁一生中对其学术产生重要影响以及他所影响的多位人物，从其家庭长辈、几任老师到朋友、学生，通过梳理分析段玉裁与这些人之间的学术交往，并以首节部分为“源”，后文为“流”，以全面阐述段玉裁的学术源流。

## 一、家学与师承

### （一）家学、家风的滋养

段氏一族<sup>2</sup>是金坛旧族、望族，段族家学、家风滋养了段玉裁。

段氏祖先认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医卜之中，早先发觉仕进难，退而刻意方术，以医名世。高祖段璜<sup>3</sup>时已经以医为业，何乔新〈金坛段氏族谱序〉有提到段氏家族“自百三公以来世叶医，而本于儒”<sup>4</sup>，而后王步青〈段氏增修族谱序〉中又写“段氏乃不独以医显，盖其家累世续学，亦多年所矣。”<sup>5</sup>段氏家族世代相传，经济方面以医术为生，文化方面以诗、书为家风，家中藏书丰富，重视家庭教育。段玉裁受家族文化熏陶，其好德、好学不言而喻。

<sup>1</sup> 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序言无页码，此后脚注无页码处皆不标注页码。

<sup>2</sup> 段氏家族祖籍河南，后举家南渡到江苏金坛。

<sup>3</sup> 段璜，段氏十四世。

<sup>4</sup> 何乔新，〈金坛段氏族谱序〉，《段氏家乘》（南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七年 1881 年刻本）。

<sup>5</sup> 王步青，〈段氏增修族谱序〉，《段氏家乘》。

曾祖父段武<sup>6</sup>，天资聪颖，自幼多识略，为人豪侠自喜。凡族中或邑中有事不平与利害相关者，他都会去帮助排解、伸理，曾言“士无论穷达，当为天地间有用之人，不可碌碌过一生也”<sup>7</sup>，并将如此凛然志气传给后代。

祖父段文<sup>8</sup>沉静简厚，注重人伦，曾代父淹禁。尽管家境贫寒，不得志于官场，只能以教徒为生，但他秉性刚方，为人为文不趋炎附势，一生致力于勤学苦读，博古通今。段玉裁记载“不种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是祖父用来自我规劝、鞭策的诗句。段玉裁最初学习《论语》的老师便是他的祖父，遗憾的是次年《论语》还未学完，祖父就病逝了，但祖父段文对段玉裁之发蒙教育奠定了基础，塑造了段玉裁早年的学习态度。

父亲段世续<sup>9</sup>，享年 94 岁，将七代五世同堂的家族文化传承至段玉裁一代，被赐予“七叶衍祥”的嘉奖匾额。段世续一生以教育事业为重，并教导段玉裁兄弟四人“务读经书，勿溺时艺”。蒋文野认为段玉裁以经学名扬天下，确得力于家学熏陶<sup>10</sup>，后辈也肯定段玉裁的经学研究并将其列入《书目答问》。段玉裁年少时也曾热爱词章，但在其父亲的教诲和影响下，终于还是搁置了，可以说没有父亲的教导就不会有后来的经学家段玉裁。

母亲史氏<sup>11</sup>孝顺谨慎，年十八时嫁入段家。段玉裁在纪念母亲的〈先妣梳几铭<sub>有序</sub>〉<sup>12</sup>一文中谈到母亲一心侍奉家老，无奴婢可使，照料家务兢兢业业，深得长辈喜爱和信任，然而在孜孜以求中终积劳成疾，不幸于段玉裁十七岁时离世。段玉裁在六十岁时目睹母亲留下的梳几，撰文怀念，文章内洋溢着对母亲勤劳慈爱的怀念之情，对母亲言传身教的感激，又伤怀她一生辛苦，未能目睹子孙成才，家族兴旺。从文中可以看出母亲对段玉裁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段家对家庭和谐、孝顺敬老的重视。

妻子于氏<sup>13</sup>知书达理，还勤俭持家，是段玉裁的贤内助。

<sup>6</sup> 段武，十四世段璜之子，段玉裁曾祖父，字九程，邑庠生，生于顺治壬辰（1652），卒于雍正丙午（1726）。

<sup>7</sup> 王华宝，《段玉裁年谱长编》（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页 4。

<sup>8</sup> 段文，段玉裁的祖父，字孟超，号芦中人，邑庠生，曾诰赠文林郎，生于康熙八年（1669），卒于乾隆六年（1741）。

<sup>9</sup> 段世续，段玉裁的父亲，段文次子，字莘得，号菊圃，邑廩生，恩贡生。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卒于嘉庆八年（1803），长期坐馆于镇江、常州、扬州等地，“严课程，善开导”，后诰封文林郎。嘉庆六年（1801），生玄孙正义，恩赐“七叶衍祥”匾。生段玉裁时，段父年二十六。

<sup>10</sup> 蒋文野，〈金坛望族·经学世家——关于段玉裁家世的考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 4 期，1984 年。

<sup>11</sup> 史氏，段玉裁的母亲，诰赠孺人，生于读书人家，为同邑庠生史建平之长女，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卒于乾隆十六年（1751），卒时年三十九，为段家生二女四子。

<sup>12</sup> 段玉裁，〈先妣梳几铭有序〉，《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页 224。

<sup>13</sup> 于倩，段玉裁妻子，于父与当时大学士于敏中为堂兄弟，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生二子一女。

雍正十三年（1735）段玉裁出生，一岁即乾隆登基。乾隆在位期间，着力改革，促进文化繁荣。国家御命中科举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文学应该服务于政治，附庸于政治；主张文章应当有教化功能，应有益于社会、民生问题；政府大力训饬士子究心经学，崇尚实学，勿尚铺张溢美之虚文。这一主张代表着国家意志、是科举取士的准则，全国的学子若想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就必须服从，可知对文人、学风之影响。还颁布《十三经》、《二十一史》等经典，重程朱理学，但民间“汉学”盛行，最终“汉宋之争”以乾隆开四库馆，汉学大胜而结束<sup>14</sup>。同时还整饬书院，招贤纳士，广学校所不及。由国家出资聘请“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sup>15</sup>清庭鼓励学习、钻研政府所赞成的经史，对其他都采取排斥态度，因此文字狱频发。整个乾隆朝六十年共有一百三十五起文字狱事件，政府还常有禁书令和烧书等政策。据梁启超言“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烧书二十四回，烧去的书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sup>16</sup>，这些政令不仅遏制了文化的发展，而且逐渐在思想方面改变了学者们的认知，影响了学术潮流。学者们生存空间狭窄、处境艰难，段玉裁生成长于这样的时代，自然倾向经史之学、潜心古代经典，而远辞章。

段玉裁从六岁到十岁，先后接受了家族中四位长辈：祖父段文、叔祖父段郁文、父亲段世续和叔祖父段雍文的教诲，学习多方。这反映出段氏家族人才济济，读书风气浓郁，同时也可以看到，段玉裁在求学早期曾受到多样化的教导，这对段玉裁后来的学习助益良多。

## （二）老师们的教导

段氏家族长辈是段玉裁的第一任老师，随着段玉裁的成长，清代学术界已经出现诸多学者名家，他们为段玉裁后来学术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以下依序列述其师从<sup>17</sup>：

第一位老师：祖父（段文），此时段玉裁六岁。

第二位老师：叔祖父（段郁文<sup>18</sup>，季逊公），此时段玉裁七岁。

第三位老师：父亲（段世续），此时段玉裁九岁。

第四位老师：叔祖父（段雍文，可南公），此时段玉裁十岁。

<sup>14</sup>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页 26。

<sup>15</sup> 王华宝，《段玉裁年谱长编》，页 14。

<sup>16</sup>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 25。

<sup>17</sup> 此处所列是以段玉裁结识各位老师的时间先后顺序为标准，但期间如段玉裁十三岁时，尹元孚和父亲都是他的老师。

<sup>18</sup> 段郁文，段武四子，字季逊，祖父病逝后，转而从学于叔祖父。

而后十一岁至十四岁都师从父亲，在昆陵连江桥馆读书。到了十三岁，段玉裁应童子试时，已“能背诵《小学》、《诗》、《书》、《礼记》、《春秋左氏传》及胡《传》。”<sup>19</sup>大部分儒家经典都已囊括在内，可见段玉裁从小便已打下了深厚扎实的经学基础。

第五位老师：尹元孚<sup>20</sup>，此时，段玉裁十三岁。

主持童子试的考官尹元孚发现段玉裁才华出众，寄予厚望，“谓孺子可教。赐饭，宠异之、此儿端重，必教之成大气，勿自菲薄也”<sup>21</sup>，还当即送予高紫超注《朱子小学》二本。段玉裁父子十分感激尹元孚对段玉裁的帮助和教导。段玉裁十四岁时，尹师卒。二十六岁入都，还不忘去拜访恩师之子。后来段玉裁在其七十五岁古稀之年还念念不忘恩师教诲，写文章纪念。从最初的赏识到赐书教导，可想见尹元孚对段玉裁在学习信心、方向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尹元孚所赐《朱子小学》教导段玉裁修身养性，以立德、仁爱为本，为他未来的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尹元孚教导段玉裁要读经明道，这一点正促使段玉裁在日后毅然选择研究经学义理的戴震为师。正是因为年少时的段玉裁谨记尹师读经明道之教诲，这一求学思想与戴震的治学思想志同道合。在当时若要研究经学，必先小学，因此段玉裁虽然成功求得心仪的老师，但仍在小学研究上花费了太多时间，终到可以钻研经学义理之时，却年老力不从心了，所以段玉裁在《八十自序》中悔恨自己读书无成，不仅空耗了人生，也辜负了父亲、老师的期望。段玉裁此时已享誉全国，且在该心境平和、心态通达的耄耋年岁却心有悔意，我们结合年少时求学思想来看，便明了他如此悔恨其实是因为志愿没有达成。

第六位老师：蔡一帆<sup>22</sup>，此时段玉裁弱冠之年。

第七位老师：沈德潜<sup>23</sup>，此时段玉裁二十三岁。

段玉裁在《怀人馆词序》中写道自己“少时慕为词”<sup>24</sup>，弱冠时从蔡一帆游学，又在《蔡一帆先生传》中有“得诗赋时义之说”<sup>25</sup>，二十三岁又师从沈尚书德潜治辞章。虽后来专治经史、缀弃词章，但我们可以看见他对诗词的热爱。正

<sup>19</sup> 段玉裁，〈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193。

<sup>20</sup> 尹会一，字元孚，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卒于乾隆十三年（1748），段玉裁当时考童子试时的考官之一。

<sup>21</sup> 段玉裁，〈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193。

<sup>22</sup> 蔡一帆，生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是段玉裁父亲的好友，段玉裁弱冠之时曾从蔡一帆游学。

<sup>23</sup> 沈德潜，段玉裁二十三岁师从沈德潜治辞章。

<sup>24</sup> 段玉裁，〈怀人馆词序〉，《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223。

<sup>25</sup> 段玉裁，〈蔡一帆先生传〉，《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231。

因有这一段辞章的学习，段玉裁才懂诗词鉴赏。他在《蔡一帆先生传》中自述“玉裁之言古韵实权与于是”<sup>26</sup>，还曾说自己是从蔡一帆先生那里始知古韵大略<sup>27</sup>，可见段玉裁的古音学启蒙老师乃是蔡一帆。此时与段玉裁饮酒论学之人除蔡一帆外，还有史一吟、曹可诗等，这些人才华横溢，博学多闻，尤其擅长诗词创作，性情潇洒淡泊。段玉裁常常问学于他们，他们对段氏的德行、性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在七十七岁时，段玉裁还曾怀念年少时与他们之间的交往。

第八位老师：钱汝诚<sup>28</sup>，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式举子依例参拜座师，当时钱师为考官，段玉裁参拜钱汝诚，并住在钱汝诚家。乾隆二十六年（1761），段玉裁进京参加会试落第，又馆钱公邸。段玉裁颇得钱氏赏识，钱家藏书丰富，馆钱期间，段玉裁读到了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开始有意于音韵学，段玉裁研究音韵学之始即缘于此。

第九位老师：戴震<sup>29</sup>，此时段玉裁二十九岁。

乾隆二十八年（1763），这一年戴震虽会试不第，但已声名大震。段玉裁仰慕非常，与好学之士从戴讲学，常以札问安，执弟子礼。期间乾隆以六经之旨等内容策试天下贡士，段玉裁、戴震皆落第。三十四年（1769）初，段玉裁再次落第，从此不再参加科考。凡事有失必有得，这一年，段玉裁终于得到戴震首肯，从此以师弟相称。朱珪称赞他们像极了古时的师弟，得孔门汉代之家法<sup>30</sup>。段氏对这段“师弟”佳话，颇为自豪。

乾隆三十四年（1769），师徒二人一同前往山西，此时，朱珪任山西布政司使。这期间，戴震住朱珪府邸，而段玉裁在寿阳书院担任主讲，同时也参与修撰《寿阳县志》。戴震七月写信给段玉裁，详细阐述了修撰县志的条例、步骤，包括绘县境图、修定志书体例、考察史迹等问题，并要段玉裁寄回《水经注》书籍图表。八月，戴震完成《汾州府志》，段玉裁节抄其中例言、图表等内容。段玉裁后来也撰写方志，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戴震的经验和方法。同年，段玉裁借阅戴震《说文五音韵谱》，并借银四十两。

四年后，戴震奉召进四库馆，见到许多古本佚籍。写信给段玉裁，告知近况并索还借银。第二年，戴震又写信告知段玉裁在四库馆校《水经注》之事，然此札从《东原先生札册跋》中<sup>31</sup>可知在段玉裁还在世时便久亡。两年后，二人又互

<sup>26</sup> 段玉裁，《蔡一帆先生传》，《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231。

<sup>27</sup> 段玉裁，《寄戴东原先生书》，《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 804。

<sup>28</sup> 钱汝诚，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字立之。段玉裁二十六岁中乡试时，是恩科乡试的主考官之一。

<sup>29</sup> 戴震，生于雍正元年（1723），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字东原，曾拜江永为师。

<sup>30</sup>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 466。

<sup>31</sup> 段玉裁，《东原先生札册跋》，《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180。

寄书稿若干，希望能得到对方对自己作品的反馈。

乾隆四十一年（1776），戴震写信与段玉裁论韵，遗失未达，今收录戴东原文中，为《答段若膺论韵》<sup>32</sup>。此信在戴震歿后，才到段玉裁手中。因此从段玉裁《答江晋三论韵》<sup>33</sup>一文中可知，戴震的诸多意见，段玉裁都没来得及采纳。同一年，段玉裁为戴震《声韵考》作〈序〉。

戴震认为求道该先从小学开始，从而理解上古语言，再进而探索六经、孔孟之道。他认为宋儒以后的学者抛弃文本，仅凭臆想随意解释经典，这得不到真理。他认为古人所认为的“理”乃“人之常情”之“天理”，如果以自己的情感来衡量别人，就能理解天理，圣人体察民情、遂民欲，而近代儒者之“理”则与“欲”相对，无欲便为理，宋以后无人敢称“圣人”，却自信其理，苛责于民。他认为宋以后近儒不懂小学，误解经典，真理不再明晰，古今之乱之源即在此<sup>34</sup>。因此戴震有意阐述孔孟之道，意欲弥补。

戴震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写信给段玉裁，言“素性方正，则难与俗谐，然君子断乎主于中者，先求不失己，有急退，无急进也”<sup>35</sup>。此时段氏成都候补，仕途坎坷。戴震开导其万万在逆境中保全自己，信中认为今人不分正邪，误以主观意见误解事物，而将错误称之为“理”，因此写书即为“正人心之要”。戴震此信表达了他多年来研究的经验、结论和思想，也影响了段玉裁的学术追求。五月来书，戴震病体沉重，预告假南归，信中再次安慰、规劝段玉裁，道：

吾友所爲不苟，加以剛直，六年不補，固有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自立於無過之地，然求全之毀仍不能免，是以內剛外柔，謹慎謙遜，以與爲委蛇可耳。<sup>36</sup>

在我们看来，这种超越师生、更胜朋友间推心置腹的恳切之语实属可贵。后来的段顾<sup>37</sup>交恶，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戴震深刻担心段氏性格太过急躁、又刚正之缺陷。此信写完后六天，戴震逝世，段玉裁感激怀念，“虽毫，或称震，必垂手拱立，朔望必庄诵震手札一通。”<sup>38</sup>

<sup>32</sup> 戴震，〈答段若膺论韵〉，《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78。

<sup>33</sup> 段玉裁，〈答江晋三论韵〉，《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131。

<sup>34</sup> 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444。

<sup>35</sup> 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445。

<sup>36</sup> 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446。

<sup>37</sup> 顾广圻，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字千里，曾请业于段玉裁。

<sup>38</sup> 赵尔巽撰，《清史稿·儒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3202。

乾隆四十三年（1778），戴震儿子来信请求段刻印戴震《方言》，并答应将几乎所有的戴震著作寄予段玉裁保存。段玉裁作〈祭戴东原先生文〉<sup>39</sup>一文，高度赞扬戴震在义理、经学、训诂、地理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夸其巍为一代大儒，同时也强调了二人间论韵一事。十四年后臧在东、顾子述重新编纂出版了《戴东原集》十二卷，段玉裁作〈序〉。嘉庆十九年（1814），年近八旬的段玉裁辑戴震手札十五，汇集起来，还写了〈东原先生札册跋〉。

戴震对段玉裁的影响毋庸置疑，贯穿段氏整个学术生涯。戴震去世后，段氏重新翻阅戴震著作，有些在戴氏生前未细读的作品，段氏都重新逐一精读。段玉裁晚年写〈十经斋记〉云：“以二十一经及吾师《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恭安几上，手披口读，务欲训诂制度名情物理稍有所见。”<sup>40</sup>除此之外，段玉裁还常引戴震语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其与顾千里论学制的书信中多有体现。

段氏在《水经注》<sup>41</sup>这一学术公案上对戴震的维护也可见二人间情谊。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入四库馆以《永乐大典》辑本为参照校订《水经注》，三十九年完成，晚于赵一清《水经注释》，而赵书又曾被呈进四库，因此学界有言戴震抄袭一事。段玉裁力挺戴师并写〈与方葆巖制府书〉、〈赵戴直隶河渠书辨〉等书信文章为戴震辩说。目前学界认为戴震抄袭证据充足，只有胡适多方考证，努力为戴震辩白<sup>42</sup>。段玉裁未看到《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出于对戴师信任，辩解一事无可厚非，况且旧时官方修书不标明出处、参考，凡涉及历史著作的署名问题并不严格，其间原委应宽待。

段玉裁时常向戴震请教学问、借阅戴师著作，尤其对《师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甚至抄写戴氏著作、文章，可见段玉裁对于经学研究的热情和勤奋程度，以及对于戴氏思想的高度认同和遵从。在戴震的影响下，段玉裁也对地理方志产生兴趣，他曾参与修撰《寿阳县志》、重修《富顺县志》，还撰写了《中水考》、《地理志观县考》等书，校《书汉地理志注》、《水经注》等。

段玉裁与戴震二人学术方面乃君子和而不同。

段继承了戴由小学、经学通义理之路。戴震在〈题惠定宇授经图〉中言：“故训明，则古经明，则圣贤之理明……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

<sup>39</sup> 段玉裁，〈祭戴东原先生文〉，《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181。

<sup>40</sup> 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237。

<sup>41</sup>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为中国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所作的注释，后世《水经注》版本有二类：一是刻本系统，以明朱谋玮《水经注笺》、清赵一清《水经注释》为代表，《水经注释》乾隆十九年（1754）有刻本问世；二是抄本系统，以《永乐大典》辑本《水经注》为代表，其所据为宋元遗物，校勘价值大。

<sup>42</sup> 胡明，〈关于胡适的《水经注》研究〉，《古典文学总论》（辽宁：辽海出版社，2003），页 168。

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sup>43</sup>段在〈戴东原集序〉中言：“夫圣人之道在六经，不于六经求之，则无以得。”<sup>44</sup>段还在〈周礼汉读考序〉中云：“训诂必就其原文，而后不以字妨经；必就其字之声类，而后不以经妨字；不以字妨经，不以经妨字，而后经明。经明，而后圣人之道明。”<sup>45</sup>此皆可见二人之和。但从段氏〈戴东原集序〉中，我们可以发现二人追求一致，但方式不同，戴之“考核”偏重于具体名物、个别字词的考据，而段玉裁“考核”则考据经典以通圣人之道。戴震偏向理论，希望梳理义理、改造思想，纠正人心。段玉裁重文字考核，认为圣人在遣词造句时已然灌注了思想，要通过文字寻求微言大义以明道。

## 二、北京、江南地区好友的学术交往

朋友间的学术交流是很宝贵的资源，好友间的论学可以促进思想碰撞、知识分享和学术成长。段玉裁足迹虽然遍及半个中国，但对他学术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北京和江南两个文化圈。<sup>46</sup>我们主要从这两个文化圈来论述段玉裁与好友间的学术交往。

### （一）与北京文化圈内的好友论学

段玉裁在北京文化圈的学术交往主要是入京会试与都门求师阶段。段玉裁一生进京五次，前三次是参加考试，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第一次入京起，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第三次进京，乾隆三十五年（1770）被授官离京，期间除去回家待考的时间，以及跟随戴师前往山西的时间，前后不到十年。后两次因为官事、家事进京，都只停留数月而已。入京会试和都门求师期间，对段玉裁影响最深的学术交往人物便是戴震了，戴震之于段氏，亦师亦友，他们之间的论学，前文已有交代，兹不赘。

乾隆三十五年（1770），好友钱大昕<sup>47</sup>为段玉裁《诗经韵谱》作序。乾隆五十七年（1792），段玉裁避祸苏州，结识了黄丕烈<sup>48</sup>、顾之逵<sup>49</sup>，并通过钱大昕结识

<sup>43</sup> 戴震，〈题惠定宇授经图〉，《戴震集》，页 213。

<sup>44</sup>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370。

<sup>45</sup> 段玉裁，〈周礼汉读考〉，《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25。

<sup>46</sup> 赵航，《段玉裁评传》（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 12。

<sup>47</sup> 钱大昕，生于雍正六年（1728），卒于嘉庆九年（1804），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晚年自号潜研老人。

<sup>48</sup> 黄丕烈，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于道光五年（1825），字绍武，号尧夫、尧圃。

<sup>49</sup> 顾之逵，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二年（1797），字抱冲，一字抱盅、安道。

了周锡瓚<sup>50</sup>。正因钱大昕的牵桥搭线，段玉裁才有机会认识这几位藏书家，并在日后的学习研究中得以借阅大量古籍。乾隆五十九年（1794），段玉裁与钱大昕等人于玄妙观阅道藏，后段玉裁始迁居至苏州阊门外，钱大昕主讲紫阳书院，二人近水楼台，据段氏〈陈仲鱼简庄缀文叙〉中言二人“得时时过从讨论”<sup>51</sup>。嘉庆九年（1804），段氏为钱大昕作〈钱竹汀钞本西游记跋〉。嘉庆十一年（1806），段玉裁应其婿镜涛请，作〈潜研堂文集序〉，谓钱大昕“庶几无愧于古之能兼文学、言语者乎？”<sup>52</sup>还详细论述了钱氏精通学问之多，学识之博、辞章之工。二人经常互相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并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反馈，这有助于相互间的启发，让研究完善。

段玉裁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完成《诗经韵谱》、《群经韵谱》时，作为好友的邵晋涵<sup>53</sup>抄一份副本。此外，二人间的互相关心与支持尽体现在交往过程中。如段玉裁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入京，二人初次得见，邵晋涵给段玉裁看《尔雅正义》。段在〈与邵二云书〉中评价其“邃于史学”<sup>54</sup>。在〈与邵二云书二〉中段玉裁问及邵晋涵《宋史》进展<sup>55</sup>，还谈到自己跌坏右足养病，第二年才开始治《说文解字》，删繁就简，正其讹字，通其义例，搜转注假借之微言，备故训之大义，觉得三年可成。二人还常讨论认识的后辈，如在信中段玉裁赞顾千里博而且精。顾千里正是通过段玉裁才从邵晋涵处借到《尔雅疏》。〈与邵二云书三〉中段玉裁又称赞邵氏《尔雅正义》“高于邢氏万万，此有目所共见。汪容夫最佩服此书。”<sup>56</sup>朋友间的关心、互述衷肠能使疲惫的生活多一丝舒缓，相互间的鼓励和赞赏更能够帮助对方建立积极的学术态度，邵晋涵正是这样的朋友。

另一友人王念孙<sup>57</sup>是段玉裁仅会面过一次的挚友。乾隆五十四年（1789），段玉裁因家事赴京，与王念孙初晤，见《广雅疏证》，爱不释手，大加赞赏。段玉裁曾经说过：“《音均表》解人向为王怀祖。”<sup>58</sup>王念孙也曾说：“自段君而外，则

<sup>50</sup> 周锡瓚，生于乾隆七年（1742），卒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原名周赞，又改名周涟，后改锡瓚，字仲涟，号香岩，又号漪塘，别号香岩居士。周锡瓚与袁廷椿、黄丕烈、顾之逵并称乾嘉时“四大藏书家”。

<sup>51</sup> 段玉裁，〈陈仲鱼简庄缀文叙〉，《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376。

<sup>52</sup>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186。

<sup>53</sup> 邵晋涵，生于乾隆八年（1743），卒于嘉庆元年（1796），享年 54，字与桐，又字二云，号南江，浙江余姚人。

<sup>54</sup> 段玉裁，〈与邵二云书〉，《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388。

<sup>55</sup> 邵晋涵曾应毕沅之邀纂《续资治通鉴》，应章学诚邀纂《宋史》，皆因早逝而未行。

<sup>56</sup> 段玉裁，〈与邵二云书三〉，《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389。

<sup>57</sup> 王念孙，生于乾隆甲子九年（1744），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享年 89，字怀祖，号石臞。曾受业于戴震，与段玉裁是同门师兄弟，江苏高邮人。

<sup>58</sup> 顾广圻，《顾千里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 179。

意多不合，难望钟期之赏。”<sup>59</sup>段王互引，并赞赏激励对方，是学术上少有的知音。

乾隆五十六年（1791），段玉裁作〈广雅疏证序〉，文中总结小学研究方法：字有形、音、义，举其一便可得二，三者还有古今不同，所以举一能得五。学者考字，因形得其音，因音得其义。转注是义主于形，假借是义主于音。而研究《广雅》必须要熟悉古形、音、义。段玉裁在《王怀祖〈广雅注〉序》中赞：“怀祖氏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sup>60</sup>嘉庆九年（1804），段玉裁给王念孙写信请求资助刊刻《说文注》。在〈与王怀祖第四书〉中提及自己老、病、贫。段玉裁家庭之累、经济之窘迫可想而知。嘉庆十一年（1806），王念孙寄《经义述闻》给段玉裁，后段回信谈及《说文注》快要完成，已刻三卷，剩两卷，请王念孙作序。嘉庆十三年（1808），王念孙撰写〈说文解字注序〉。段玉裁卒后一年，王念孙应段子之请，为段作墓志铭。段王是乾嘉时期学术上势均力敌的两大学者，因二位都是戴震的学生，二人的学术研究常被称为“段王之学”。〈戴震传〉云：“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sup>61</sup>段玉裁与王念孙师出同门，二人常常分享经验和知识，从而互相促进。

通过信件内容可知，段玉裁压力繁重。段氏曾五世同堂，人事、家事繁冗程度可想而知，精力损耗，经济拮据，再加上祖坟迁葬却误涉官司，几经波折，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开始到嘉庆五年（1800）方才终了。期间段家还举家避难迁至苏州阊门外，耗费财力，如此长年累月的压力，使得段氏身体一直不好，多次生病，常感力不从心，幸得有师友时时问候、接济，助力段玉裁渡过难关。

## （二）与江南文化圈内的好友论学

在江南文化圈内的学术交往对段玉裁后半生的学术成就有重要的作用。段玉裁称病辞官返乡后的岁月，除去后两次进京的数月时间，其余全部是在江南地区度过的，暂时远离官场后在江南地区的时间，段玉裁广交学友，收获巨大，可以说江南文化圈的好友论学活动推动段玉裁的学术走向辉煌。

友人卢文弨<sup>62</sup>，在段玉裁辞官后二人密切交往，段玉裁曾经私下指出卢作《重校方言》一书中的错误并纠正。乾隆五十一年（1786），卢文弨写〈说文解

<sup>59</sup> 王念孙，〈答江晋三论韵学书〉，《王石臞先生遗文》卷四，页52。

<sup>60</sup> 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414。

<sup>61</sup> 赵尔巽撰，《清史稿·儒林二》，页13200。

<sup>62</sup> 卢文弨，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卒于嘉庆元年（1796），字绍弓，一字召弓，号抱经、槧斋，人称抱经先生。

字读序)。嘉庆元年(1796),段为卢文弨撰写墓志铭,称赞他热爱校勘书籍,终身不曾间断,全部薪俸都用于购买书籍,遇旧本必抄,闻异说必录,校书严谨细致,谓其治经有不可磨之论,还云:“一字剖析欢开颜,十年知己情则坚”<sup>63</sup>。

友人江声<sup>64</sup>,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段玉裁与黄丕烈等人资助江声刻印了《尚书集注音疏》,这本书主要依据《说文》大徐本,而小徐本在早几年就已刊刻,可能江声并未见过。段玉裁告诉江声小徐本里已经指出“鼓”字不从“支”,还嘱托江声用篆书来写。江沅言:“沅先大父良庭征君,生平服膺许氏,著《尚书注疏》既毕,复从事于《说文解字》,及见先生作而辍业焉。”<sup>65</sup>据李慈铭之意,阅读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可以看出他实际上纠正了江声和王鸣盛等人在《说文》方面的错误。乾嘉时期的学者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碰到意见不合之处,便公开讨论不避讳,非常可贵。

友人周锡瓚,是段玉裁迁居吴门时的邻居。在《周漪塘七十寿序》中段玉裁赞扬周锡瓚藏书丰富,称赞他对书籍的源流和变迁、古版和现代刻本的了解,并说吴中地区聚书最力者便是周锡瓚了。段玉裁校《汲古阁说文》过程,参考了周锡瓚所藏的所有珍本,还拿到了《说文解字》宋刊本、钞本两个小字本以及汲古阁初印本等旧本。周锡瓚的藏书以及慷慨供阅对段氏的校勘助力颇多,在《周漪塘七十寿序》中段氏云:“自余壬子居吴,借书以读,所恃惟周子。”<sup>66</sup>

友人刘台拱<sup>67</sup>是段玉裁学术、生活中交往最频繁且最交心的好友。二人书信往来仅《经韵楼文集补编》就收录 31 封,二人信件内容常谈家事、心理、论学术。

乾隆五十四年(1789),段玉裁写信<sup>68</sup>请刘台拱代为申请家族坟墓迁葬事宜,并向金坛县令和镇江知府报告父亲被打的情况。之后,又写了三封信给刘端临,诉说内外压力,左臂疼痛,担心自己无法读书完成《说文》,并劝刘端临趁精力充沛时全力著述。常言家丑不外扬,段玉裁愿意将家事倾诉给刘台拱,并拜托对方帮忙处理,可见二人间的信任。写信的这段时间,段玉裁正在撰写《周礼汉读考》,校《仪礼》、《谷梁传》等旧本。乾隆五十七年(1792),苏州古书市场涌现出许多珍贵书籍,段玉裁借到了汲古阁的宋抄本《集韵》并校勘。乾隆五十九年(1794),《周礼汉读考》已经完成,段玉裁写信托刘台拱以次子秋试之事。《仪

<sup>63</sup> 段玉裁,《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公墓志铭》,《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203。

<sup>64</sup> 江声,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于嘉庆四年(1799),字叔沅,晚号良庭。

<sup>65</sup> 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叙》,《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 788。

<sup>66</sup> 段玉裁,《周漪塘七十寿序》,《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199。

<sup>67</sup> 刘台拱,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卒于嘉庆十五年(1805),字端临,一字江岑,江苏宝应人。

<sup>68</sup> 段玉裁,《与刘端临书》,《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391。

礼汉读考》开始进行，同时《毛诗》也在进行校勘。段玉裁认为唐代的定本存在许多错误和不完整之处，还嘱托刘氏为他招募助写《说文》的人才，并表示治理《说文》需要等到《仪礼汉读考》完成后才能着手。这一年《戴东原集》完成，《古文尚书撰异》也即将完成。段玉裁称赞了《毛诗故训传定本》内容，并请刘端临找人抄写。嘉庆元年（1796）段玉裁又致书刘台拱托其为孙女做媒。嘉庆四年（1799），段玉裁因事来到镇江，在刘端临家借宿。之后王念孙《广雅疏证》刻成，段氏作序，然嘉庆四年刻本上没印上段玉裁所写的序文后，段氏也向刘台拱诉说自己不知其中原委之心理。

段玉裁与刘端临曾讨论“且”、“噎”等字，段玉裁皆同意刘的看法，而且《说文解字注》“噎”字注释从刘台拱说<sup>69</sup>。之后几年内，段玉裁还与刘端临进行了“凋、卜、祭”等字释义的讨论。段玉裁在撰写《说文》时认为一旦示部完成，就可以确定义例，此时《说文》的全书规模、体例正在初步确立阶段。嘉庆元年（1796）段玉裁写了与刘端临第十四、十五、十六书。此时《说文》已进行到第二篇上，段氏本预计三年可成。嘉庆元年（1796）中秋后，第三篇完成，段氏又觉在五年内能成，他期待书籍完成的同时，还请刘端临可以随时提出意见并进行讨论，以便采纳。段氏在信中表达了与刘端临交流学问的迫切和真诚。段玉裁言：“弟以注此书为读郑之阶级，读此注而知许、郑之异，亦知许、郑之同，而知天下之字无不异，而知天下之字无不同，其要在以经注许，以郑注许，而尤要在以许注许。”<sup>70</sup>段玉裁将《说文解字》与汉郑玄注释联系起来，结合经典注释，探索《说文解字》全书规律。嘉庆五年（1800），第八篇匕部完成，此时段氏希望臧在东能协助完成。段玉裁认为注释《说文》时，有意识地发掘全书体例，将全书字、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因此许多问题必须在注释完成之后才能进行修正。段玉裁认为《说文解字注》是《经籍纂诂》<sup>71</sup>一书之钱串。嘉庆五年（1800）至七年（1802）间，段玉裁身体状况差、俗务缠身，忧心《说文注》无法完成，想要寻求他人相助，想请王引之助力完成<sup>72</sup>，但王引之无回音，问题疑心处、诸事烦心处皆写信向刘端临倾诉。

段玉裁在〈与刘端临第二书〉<sup>73</sup>中请刘端临抄录〈读诗记〉中董氏的“能不我撙”条，以便与《说文》进行对照，验证今本《毛诗正义》中的“不我能

<sup>69</sup>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23。

<sup>70</sup> 段玉裁，〈与刘端临第二十三书〉，《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409。

<sup>71</sup> 《经籍纂诂》又作《经籍纂诂》，是清阮元在浙江督学时请几十位文士集体编写的一部字书，共106卷，成书于嘉庆三年（1798）。

<sup>72</sup> 段玉裁，〈与刘端临第二十九书〉，《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413。

<sup>73</sup> 段玉裁，〈与刘端临第二书〉，《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392。

搗”。二人曾还感叹：读书最难是得善本，每每发现别人错误时想要重新校勘但有心无力。嘉庆四年（1799），段玉裁列出了《周礼汉读考》中的两处谬误，书信给刘端临，言：一赠思亭，二赠刘端临。段玉裁视刘端临为知己，在〈与阮芸台书〉中表示自己早年研究古文时，只有刘端临一人懂他而已<sup>74</sup>。

友人孙星衍<sup>75</sup>的《问字堂集》中载有的〈与段大令若膺书〉，据此可以了解到段玉裁与孙星衍之间有书信来往。孙星衍在信中表示：自己一直喜爱《说文》，原本计划重新校订徐铉兄弟所校《说文》，删新补字，正音读，后来听说段玉裁在治《说文》，而且钱大昕、王念孙等人都赞不绝口，因此写信给段玉裁，一来切磋，二来试探，若段名不副实，孙氏便不放弃。孙星衍希望与段玉裁一起探讨《说文》存在的问题，后孙渊如撰写《郑康成年谱》，陈仲鱼将其赠给段玉裁，段氏发现了一些错误，写〈与孙渊如书〉<sup>76</sup>相告，关于孙渊如引《唐会要》《孝经正义》之不妥处，而关于郑玄事迹最早记述在《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六所载刘知几《史通》所引郑玄自序中，此为唐、宋人所本。段玉裁告诉孙渊如关于郑玄生平事迹的最早材料，并告诫其引述时应谨慎，选择最早、最原始材料，后人转抄，常有讹误遗漏。著作过程中以及著作完成后，常常给朋友赠阅，不仅可以增进彼此感情，若对方发现错误或不妥之处更可以帮助自己完善研究，以免刊刻后才发现，贻笑大方。

友人顾之逵，乾隆五十九年（1794），段玉裁在〈校《经典释文》跋〉中言：“顾安道家有宋刊《毛诗》郑笺，其所载《音义》特佳，足以证今本之误矣。”<sup>77</sup>段玉裁校证过程中参考了此本。众所周知，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就是材料，段氏有了四大藏书家的襄助才得见古本、宋本，治学才能尽情施展。同时，珍贵古籍置于藏书家手中，并不能完全发挥他们的价值，参与研究才能物尽其用。

友人王绍兰<sup>78</sup>曾承诺段玉裁愿帮助刻印《说文解字注》，却没落实。因此段玉裁写了一封信给王绍兰，其言辞激烈，表达了他对王绍兰失信的不满。其中原委据严九能<sup>79</sup>〈奉段懋堂先生书二〉可知。严九能写信劝告双方和解。王绍兰有《说文段注订补》一书专门订补段注。

友人钮树玉<sup>80</sup>“嗜金石，邃六书之学，好为诗歌。”<sup>81</sup>钮树玉和段玉裁在乾隆

<sup>74</sup> 段玉裁，〈与阮芸台书〉，《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53。

<sup>75</sup> 孙星衍，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字渊如，号季述。

<sup>76</sup> 段玉裁，〈与孙渊如书〉，《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100。

<sup>77</sup> 段玉裁，〈校《经典释文》跋〉，《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382。

<sup>78</sup> 王绍兰，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字晚馨，号南陔，晚年自号思惟居士。

<sup>79</sup> 严元照，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卒于嘉庆二十年（1817），字九能，又作久能。

<sup>80</sup> 钮树玉，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卒于道光八年（1828），字匪石。

六十年（1795）见面，段提到了自己对古代文字的观点，钮氏同意其说。嘉庆元年（1796），钮树玉拜访段玉裁，段告诉他《玉篇》中有一些修订未经陈彭年校勘，而这些版本可以在《永乐大典》中找到，可惜没人去校对<sup>82</sup>。嘉庆二年（1797），钮氏再次拜访段玉裁家，段玉裁提到《诗经》中一句“山有扶苏”，毛传本释为“大木”，与郑异，现在有人改“大木”为“小木”，与郑笺合，批评这种妄改。后钮树玉专著《段氏说文订补》一书补段注。

友人黄丕烈<sup>83</sup>，段玉裁迁居后结识这位著名的藏书家。段玉裁在〈周漪塘七十寿序〉中称赞尧圃能继周锡瓚聚书读书之后劲。黄丕烈对宋本情有独钟，段玉裁在〈与刘端临第三书〉中提到他购买了许多优秀宋本，然而段氏借书不得，非常遗憾。嘉庆五年（1800），黄丕烈重新刊印了韦昭注的《国语》，段玉裁在〈汪本隶释刊误序〉中称赞黄氏的校勘工作精细，指出其校勘过程中细微之处必然认真辨识，不厌其烦。嘉庆九年（1804），黄尧圃得蜀石经《毛诗·召南》一卷，段玉裁为之作跋，跋文梳理了蜀石经《毛诗》的传世情况以及其版本的差异。嘉庆十一年（1806）到十四年（1809）间，段玉裁与顾千里围绕周代学制等问题展开论争。段玉裁将与顾之书信寄给黄并请端正。黄回信中句句劝段勿义气相争。黄在段顾争论中多助段玉裁，致使自己与顾千里再无往来。段玉裁在〈答黄绍武书〉中回应说书信中没有一丝义气之争。我们分析大抵段氏不满顾之态度，不赞同顾之考证，一片求知尚真之心而已。嘉庆十四年（1809）段玉裁见黄尧圃所刻蜀《孟子音义》，发现谬漏，写信并建议参校孔继涵、韩岱云二刻本。段氏去世后，黄氏将手校本《广韵》<sup>84</sup>校语录下来一卷。黄丕烈藏书丰富，为段翻阅宋本、古本提供便利，段氏亦为黄丕烈刻书作序、跋。二人间的互爱互助，以及为对方提供的宝贵建议和指导，经常恰到好处地帮助对方完善了研究内容。

友人阮元<sup>85</sup>，在嘉庆元年（1796）时为段玉裁《周礼汉读考》作序，其中赞扬了段玉裁在辨析古音、厘清《说文》以及发明汉人注疏义例方面的成就<sup>86</sup>。后阮元在杭州建诂经精舍，于嘉庆六年（1801）邀请段玉裁、程瑶田等人共同交流学问。段玉裁发现问题，写〈与阮梁伯书〉劝他进行修改。嘉庆七年（1802），

<sup>81</sup> 臧庸，〈拜经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91册，页589。

<sup>82</sup> 钮树玉，〈非石日记钞〉，《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页9。

<sup>83</sup> 黄丕烈，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于道光五年（1825），字绍武，号尧夫、尧圃。

<sup>84</sup> 段玉裁有手校本《广韵》，这本《广韵》是段玉裁三十一岁馆于裴氏家时，学生裴玉所赠。段玉裁于此书随身校订，手订讹字极多。段氏用朱墨两笔两次校勘此书，又用○、△等符号另表意义。段氏去世后此本归黄丕烈所有。

<sup>85</sup> 阮元，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字伯元，号芸台。

<sup>86</sup> 阮元，〈周礼汉读考序〉，《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第80册，页262。

段玉裁推辞审定《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并建议顾千里、徐养原参与，但二人也婉拒了邀请。嘉庆九年（1804），阮元刊刻《说文解字注》一卷。四年后，段玉裁作〈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感谢阮元刊刻。

友人袁廷桢<sup>87</sup>，嘉庆二年（1797），袁与段共成《汲古阁说文订》一卷。段作〈汲古阁说文订序〉，序中梳理了《说文解字》自宋以后流传版本情况，表达自己不迷信版本之古今、多寡，只信考证得到的是非、真理。至于大徐、小徐本的优劣得失，段氏认为两者应当并存以待定论。袁廷桢还写了《汲古阁说文订》，并作跋，段玉裁、周漪塘、袁廷桢三人合力，遍检宋本、善本，一道还原宋刊大徐本。

友人严元照，嘉庆七年（1802），严与段二人同居西湖苏公祠。段氏读其〈悔庵学文〉，并赞扬严九能的文章简练而有章法，非了解古文者难以理解。段玉裁认为严九能通过借助《说文》来考证《尔雅》，是能窥见其大者。嘉庆九年（1804），严九能两次拜访段玉裁。后严氏有〈奉段懋堂先生书二〉进行劝和。严九能旁观者清，能冷静分析，直言相劝，是诤友。此事亦暗合于前文戴震所忧心处，段玉裁太过刚直，甚时急躁严苛、尖锐伤人。嘉庆十四年（1809），段玉裁作〈娱亲雅言序〉言：学者书记心得，最忌讳“好为异说”与“剿说雷同”<sup>88</sup>，必须经过仔细考核和深思熟虑，才能有真正的见解。此外，学术研究过程中要集思广益，与他人交流讨论，互通有无，以免陷入孤陋寡闻之境。关于考核方面，段玉裁认为除了对身心性命等伦理道德的考核外，还有对读书的考核。他批评当时的人们只知读书，不知做人，认为这是舍本逐末，从这些言语可以看出段玉裁严谨的治学态度。

### 三、 慕名求学的晚辈

段玉裁以其极高的学术造诣而备受学者们的敬重。许多年轻后辈慕名前来拜访，寻求学术指导，段玉裁总以耐心和善意回应，常一起研讨学术问题，并赞扬后辈们的才华。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段玉裁性格耿直，言语直率，不善曲折委婉，因此在指出不足之处时，他往往语气严厉，甚至引发争论，然而这正是因为他学术谨慎认真之态度所致。段玉裁的学术影响了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他们纷纷崭露头角，为乾嘉学术的后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学者在与段玉裁的交流互动中受益匪浅，他们受到段玉裁的启发和鼓励，不断展现自己的才华。段玉裁

<sup>87</sup> 袁廷桢，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于嘉庆十五年（1810），字寿阶，号又恺。

<sup>88</sup> 段玉裁，〈娱亲雅言序〉，《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 192。

的影响使得乾嘉学术得以蓬勃发展，并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生顾千里，段玉裁曾寄予厚望。段玉裁与顾千里结识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段玉裁移居苏州时，段玉裁言：“《音均表》解人向为王怀祖，今乃得足下耳。”<sup>89</sup>在〈与刘端临第八书〉中还赞其学问博大而精深，又在〈与刘端临第十一书〉中夸赞顾千里学术出色，校书最好。嘉庆十二年（1807），顾千里刻印了段玉裁《释拜》，并谦虚称“非欲用是酬知也，为后世求段氏学者将有涉于此也。”<sup>90</sup>此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顾千里为黄丕烈所藏《国语》作校勘记，曾向段玉裁借阅校本作为参考，并将段玉裁所校采入自己的校语中。二人为对方的研究提出问题和修改建议乃常有之事，然而在为阮元校《十三经注疏》工作中，二人对《毛诗正义》存有不同意见，以及在注疏合刻的时间商榷时产生分歧，此后顾千里离开校书局，改去为张古余校《礼记》，后段玉裁写信指出问题，盖二人围绕周代学制问题曾激烈论争，不知何时、何次语词激烈处引得芥蒂产生，从后来的书信内容中看，常常言辞激烈相向，最终绝交，令人惋惜。

学生龚自珍<sup>91</sup>十二岁时，段玉裁教导他学习许氏部目，龚自珍认为就是从那一刻起打开了一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的大门。龚自珍通过段玉裁识得臧在东、顾子述等人。段玉裁认为龚自珍有风发云逝、不可一世之概，尤喜长短句<sup>92</sup>。段玉裁年轻时也颇喜长短句，还曾有一段学习经历，因此能够欣赏得了龚自珍的词作。他赞赏龚自珍词作，在七十八岁时所写的〈怀人馆词序〉中言：“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银盃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sup>93</sup>，还真诚恳切地表示自己年轻时的词作远不如龚自珍。虽然晚年时的段玉裁对外孙学词难免欢心，但他仍然教导龚自珍要专心学习经史，不要沉迷于妨害性情的辞章。嘉庆十六年（1811），段玉裁写〈外孙龚自珍字说〉。嘉庆十八年（1813），段玉裁写〈与外孙龚自珍札〉，劝告他要广泛涉猎知识，培养德行，努力成为一位名儒、名臣，而不是追求虚名的名士，他告诫龚自珍，经史才是真正有用的书籍，应专注于学习经史，避免沉迷于辞章<sup>94</sup>。

学生臧庸<sup>95</sup>，最初跟随卢文弨学习游历，从卢文昭处听闻段玉裁在声音和训

<sup>89</sup> 顾广圻，《顾千里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79。

<sup>90</sup> 顾广圻，《顾千里集》，页179。

<sup>91</sup> 龚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龚丽正子，是段玉裁外孙，段玉裁为其取字“爱吾”。

<sup>92</sup> 段玉裁，〈怀人馆词序〉，《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222。

<sup>93</sup> 段玉裁，〈怀人馆词序〉，《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223。

<sup>94</sup> 段玉裁，〈与外孙龚自珍札〉，《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页222。

<sup>95</sup> 臧庸，生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卒于嘉庆十六年（1811），段玉裁与臧庸是朋友，亦师生，字用中，一字西成，室名拜经。臧琳玄孙。

诂学方面为海内第一人，知晓段玉裁在撰写《古文尚书撰异》，于是以《尚书》古今文异同之事向段玉裁请教。段玉裁夸赞臧庸学识远超孙洪之上。乾隆五十六年（1791），段玉裁初步完成《古文尚书撰异》，请臧在东校对修改。臧在东作了一些补充，并得到了刘台拱的赞誉，称其批注和论述非常准确。乾隆五十六年（1791），段玉裁又请臧庸校对《诗经小学》，臧在东删减了一些繁琐之处，最终录成了四卷的版本。段玉裁认为其中精华已经完备，可以付梓出版。臧庸在《拜经堂文集》中评价《诗经小学》言：“窃以读此，而六书假借之谊乃明，庶免穿凿附会之谈。”<sup>96</sup>臧在东念与段氏十年师友之情，出资刊刻了经过自己校对的四卷本《诗经小学》。乾隆五十七年（1792），臧庸和顾子林为孔继涵校订的《戴东原集》增补了十卷，段玉裁称赞他们的精心校勘和重刊工作，并作〈戴东原集序〉。乾隆五十八年（1793）前后，臧庸为段玉裁校勘《礼记》，段玉裁赞其精工可爱，同年，段玉裁嘱托臧在东细细校勘宋本《经典释文》，让他在自己和卢文弨校订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校对。嘉庆三年（1798），段玉裁希望能和臧在东、顾千里等人共同完成《说文解字注》，但此时臧庸正忙于为阮元刊印《经籍纂诂》，不得空，顾千里也无法参与。段玉裁很多书都不是他自己出资刊刻的，幸有师友后辈们的帮助，才得以流传至今。

学生江沅<sup>97</sup>，嘉庆十年（1805），段玉裁嘱托江沅写《说文解字音韵表》。嘉庆十四年（1809），段玉裁自己写了〈江沅《说文解字音韵表》序〉。江沅还校勘《说文解字注》。嘉庆十九年（1814），应段玉裁之嘱咐，江沅写了〈说文解字注后序〉，并称赞段玉裁的学术成就，认为当世的许氏学者中没有人能超过他<sup>98</sup>。

学生陈奂<sup>99</sup>于嘉庆十五年（1810）识得段玉裁，此时段玉裁七十六岁。陈奂最初师从江沅治古学，时段玉裁与江声、江沅交往友好。后，陈奂偶然听到，段玉裁认为只有江氏祖孙二人懂《六书音均表》一事。于是陈奂心有不服，便愤发研读，用整整一天一夜探其梗概，也就是由此事段玉裁知道了陈奂，陈奂于是受学段玉裁。嘉庆十七年（1812）冬，《说文解字注》完成时，江沅不在，段玉裁只能委托陈奂校勘，于是陈奂拜段玉裁为师。陈奂在两年间与段玉裁晨夕相亲，几席相接，凡有疑点出必会细细询问，而段玉裁有问必会详细解答，白天请教的知识增益于他，夜晚记录的笔记也很丰富。段玉裁问陈奂：“汝未出门交友耳，

<sup>96</sup> 臧庸，〈拜经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91册，页511。

<sup>97</sup> 江沅，生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字子兰，一字鐵君，江声孙儿，曾求学于惠栋，既继承家学，又师从段玉裁。

<sup>98</sup> 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叙〉，《说文解字注》，页788。

<sup>99</sup> 陈奂，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卒于同治二年（1863），字硕甫，长洲人，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著有《师友渊源记》。

读书舍此无它求矣。”<sup>100</sup>段玉裁深知独学而无友，会陷入孤陋而寡闻之境，出门交游可以增闻见广，对学问助益非常。嘉庆二十年（1815），段玉裁嘱咐陈奂编《说文部目分均》。同年，陈奂作〈说文解字跋〉。

学生沈涛<sup>101</sup>，早年追随段玉裁游历，嘉庆十七年（1812），段玉裁为沈涛撰〈十经斋记〉并想要增加十三经到二十一经，还夸赞沈涛天资卓越，十二、十三岁时已经能背诵《十三经》如瓶泻水。同年，弟子沈涛为段玉裁作〈廿一经堂记〉，并写信感谢段玉裁提携之助，可见段玉裁对后辈之关心。

学生江有诰<sup>102</sup>，嘉庆十七年（1812），江有诰拜段玉裁为师，此时，段玉裁七十八岁。后江有诰多次写信与段玉裁讨论音韵问题，段玉裁曾简短回信一封。之后江氏又写信论韵，段玉裁不胜欢喜，作〈答江晋三论韵〉以回。同年九月，江有诰以弟子的身份前往枝园拜段玉裁为师，并下榻枝园。江有诰《江氏音学》中记录“往复辨难，拙著之纰谬，赖先生诲正者数十事，有诰一得之愚，亦必蒙先生听纳。”<sup>103</sup>江有诰还请段玉裁为《江氏音学》撰写序言，段玉裁称赞并作〈江氏音学序〉。段玉裁对江有诰的培养和指导直接促成了江有诰之后的学术成就。

#### 四、 结语

本文先从家学源头开始，在第一节内容中从十二位长辈和老师们的出发，分两部分论述段玉裁的学习经历。他们的言传身教、谆谆教诲深深影响了段玉裁的为人、治学。一路上，先辈、师长们不仅在学术上给予指导与勉励，而且在生活上也倍多关心与照顾，情谊深厚。段玉裁沿着先辈的脚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为乾嘉学派贡献力量。

在乾隆和嘉庆时期，段玉裁与众多学者进行了密切的生活和学术交往。第二节分别从北京和江南两个文化圈出发，并以长幼顺序列述段玉裁与钱大昕、邵晋涵、王念孙、卢文弨、江声、周锡瓚、刘台拱、孙星衍、顾之逵、王绍兰、钮树玉、黄丕烈、阮元、严元照共十四位学者的论学。段玉裁一生横跨乾隆、嘉庆，与乾嘉学术共成长，与这些学者以及更多文中没有提及的学者们研究古代经典、古代语言，共同推动形成乾嘉学术的高峰。段玉裁身处其中，与他们切磋学问、研磨商榷，分享资源、交流心得，共同进步成长。他不拘泥于年龄、辈分，只要

<sup>100</sup> 陈奂，〈师友渊源记〉，《清代传记丛刊·029 学林类》（台湾：台湾明文书局，1985），页 76。

<sup>101</sup> 沈涛，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咸丰五年（1855），原名尔，浙江嘉兴人。

<sup>102</sup> 江有诰，生年不详，字晋三，王国维考证得知其卒于咸丰辛亥（1851）。

<sup>103</sup> 江有诰，〈寄段茂堂先生原书附记〉，《江氏音学·诗经韵读》（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卷一，页 7。

对方学问好，段玉裁就乐意结交，因此即使在晚年，也仍然抱有这种热情，常与晚辈、学生论学。

第三节内容论述了段玉裁与他的七位晚辈：顾千里、龚自珍、臧庸、江沅、陈奂、沈涛、江有诰之间的交往，仅从此七位学生与段玉裁交往中处处称赞与感恩段玉裁之语，我们就可以看出段氏的教诲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学生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段玉裁的启发和指导。

由于段玉裁热爱小学，又坚信经书中之微言大义，以致他沉浸一生于小学，无余力于义理思想，因此在其晚年认识到自己在义理思想方面的不足，流露悔意。段玉裁在这一点上与许多乾嘉时期的学者一样，沉迷于考据、对字句的分析和详细解释，但这与现实社会脱节，并没有发挥到思想改造社会的作用，然而他们为后辈研究经学、史学提供了夯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段氏家族的家风、家学对段玉裁的滋养，以及几位老师的指引、教导对段玉裁学术的重要影响，加之与诸多朋友后辈间的学术交流，共同成就了段玉裁。据王华宝《段玉裁年谱长编》中交游人名索引记载，与段玉裁一生有过交往的学者共有 170 位，这个数字尚未包含与段玉裁有学术交往的家族中人、姻亲族人等，可见段玉裁学术交往之广。全面梳理讨论探索其学术源流不仅可以更好的了解、理解这位经学大师学由何源而来、流支何处，学术承继前辈之如何，同辈间学术交流互相启发之处，以及教导、指引后辈之如何；还可以了解古代学子求学、求仕之难，在顺应国家政策的同时还需保全自身之艰，即便如此，段玉裁依然以自己的方式用尽一生去经世济国。

【征引文献】

一、专著

王步青，〈段氏增修族谱序〉载《段氏家乘》，段濬源纂，江苏：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七年刻本，1881。

王华宝，《段玉裁年谱长编》，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王念孙，〈答江晋三论韵学书〉载《王石臞先生遗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25。

无名氏，〈诰赠孺人史氏传〉载《段氏家乘》，段濬源纂，江苏：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七年刻本，1881。

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载《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孙星衍，〈问字堂集二·与段大令若膺书〉载《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叙〉载《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江有诰，〈寄段懋堂先生原书附记〉载《江氏音学·诗经韵读》，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

阮元，〈周礼汉读考序〉载《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第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严久能，〈悔庵学文〉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陈奂，〈师友渊源记〉载《清代传记丛刊·029 学林类》，台湾：台湾明文书局，1985。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何乔新，〈金坛段氏族谱序〉载《段氏家乘》，段濬源纂，江苏：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七年刻本，1881。

罗继祖，《段懋堂先生年谱》，北京：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影印上虞罗氏墨缘堂石印本，1934。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

赵航，《段玉裁评传》，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段玉裁，〈先妣梳几铭有序〉载《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段玉裁，〈寄戴东原先生书〉载《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载《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段玉裁，〈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怀人馆词序〉、〈蔡一帆先生传〉、〈东原先生札册跋〉、〈答江晋三韵论〉、〈祭戴东原先生文〉、〈十经斋记〉、《戴东原集·序》、〈周礼汉读考〉、〈陈仲鱼简庄缀文叙〉、〈跋黄堯圃蜀石经毛诗残本〉、〈潜研堂文集序〉、〈与邵二云书〉、〈与邵二云书二〉、〈与邵二云书三〉、〈王怀祖〈广雅注〉序〉、〈周漪塘七十寿序〉、〈校《经典释文》跋〉、〈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公墓志铭〉、〈与孙渊如书〉、〈与刘端临书〉、〈与刘端临第二书〉、〈与刘端临第十三书〉、〈与刘端临第二十三书〉、〈与刘端临第二十九书〉、〈与阮芸台书〉、〈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娱亲雅言序〉、〈与外孙龚自珍札〉载《经韵楼集[附]年谱补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胡明，〈关于胡适的《水经注》研究〉载《古典文学总论》，辽宁：辽海出版社，2003。

钮树玉，〈非石日记钞〉载《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顾广圻，《顾千里集》王欣夫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臧庸，〈拜经堂文集〉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 149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戴震，〈题惠定宇授经图〉载《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二、期刊论文

徐道彬，〈《说文段注》对戴震文字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 1 期，2003，页 93。

蒋文野，〈金坛望族 1 经学世家——关于段玉裁家世的考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4，页 35。